

梅维恒译作特点浅析及其翻译观的演变

谢楠

河北师范大学

DOI:10.12238/mef.v4i2.3461

[摘要] 梅维恒是当代著名美国汉学家。他有多部译作,都被学界推崇为精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依据梅维恒翻译的时间顺序,依次对其译本《目连救母》《促织》《道德经》和《庄子》进行分析,指出其特点是内容准确充分,形式一致对等,注释详实丰富。从早期至后期梅维恒的翻译方法和翻译观也产生了些微变化,由严格直译、逐字翻译变为不过度追求直译、适当采取意译。本文研究汉学家梅维恒的译作特点和翻译观,旨在学习和借鉴其优点,反思和避免其不足,从而促进中国本土典籍英译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 梅维恒; 译本特点; 翻译观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f the Features of Mei Weiheng's Trans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His Translation View

Nan Xi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Mei Weiheng is a contemporary famous American sinologist. He has translated many Chinese classic works, which are highly praised as high-quality works by the academic circle, with high academic value. According to the time sequence of Mei Weiheng's transl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his translations "Maudgalyāyana", "Cricket Keeping", "Tao Te Ching" and "Zhuangzi" in tur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eatures are accurate and sufficient content, consistent and equivalent forms, and detailed and rich annotations. From the early to the late stage, Mei Weiheng's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views have also changed slightly, from strict literal translation to appropriate fre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sinologist Mei Weiheng's translation features and view, aiming to learn and draw lessons from its advantages, reflect on and avoid its shortcoming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lassics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academic research.

[Key words] Mei Weiheng; feature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view

梅维恒是当代汉学家,目前对他译著及翻译观的学术研究还不甚丰富。已发表的一些文章或只讨论梅维恒的单一译作,分析其特点和优劣;或就某一部典籍的几种不同译本进行横向对比,得出不同译者各自的风格和特点。鲜少有学者就梅维恒本人前后期的多部不同译著进行纵向对比分析,并比较其早期和后期翻译观有何不同、是如何演变的。本文拟就梅维恒的不同译本进行分析,并探讨其翻译观的演变,学习借鉴其作为英语母语者“顺译”的优势和观念,

为中国本土学者进行典籍英译带来一些启示。

1 梅维恒译作特点浅析

梅维恒早期主要研究敦煌学,翻译了多篇敦煌变文,如《目连救母》等。他还翻译过《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如《促织》等。在后期,梅维恒转向翻译《道德经》《庄子》等中国经典文化类典籍。下面就分别谈谈《目连救母》《促织》《道德经》和《庄子》这四部译作的特点。

1.1 《目连救母》译本特点分析

《目连救母》是一篇敦煌变文,是《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中的第二篇。梅维恒的译本从整体上看,属于全译,完整地翻译了原文超过一万字的文本,是目前几种译本中最全面、最可靠的译本。它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内容上严格遵照原文,不增不删,甚至达到了与原文字字对应的程度;第二,形式上与原文保持对应,梅维恒尽最大可能展现了原文的结构和风格;第三,译者加入了大量注释,全文的注释总量甚至超过了译文正文长度,注释“共有1073条,

长达40页,而译文才35页”(肖志兵,2017:14);第四,译本读起来通顺自然,符合西方人语言习惯,使读者能够抛开注释也读得懂。接下来略举一例来具体分析《目连救母》译本的特点。

例:不须白玉为棺椁,徒劳黄金葬墓坟。

梅维恒:That it is unnecessary to make coffins and caskets of white jade, And gold is spent in vain when it is buried in the grave.

原句的意思是“不需要用白玉来做棺材,这样做只是白白浪费钱财,把财宝葬在了坟墓里”。首先,梅维恒对原句的理解是基本上准确的,可见梅维恒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和国学素养。其次译文已经尽量与原文保持对照,如“不须”对应“it is unnecessary”,“白玉”对应“white jade”,“为棺椁”对应“make coffins and caskets”,“黄金”对应“gold”,“徒劳”对应“in vain”,“葬墓坟”对应“buried in the grave”。第三,原句为押韵的诗句,梅维恒在译本中也尽量使用押韵的词汇,体现出原文的韵律,如“jade”、“vain”、“grave”。但是译文也稍有不足,原句“黄金”并不是指真正的黄金,而是“钱财、财宝”,直译为“gold”不太准确。这也是汉学家翻译中国古诗文的一个不足,对原文的理解不够深入和准确,导致误译、漏译等。

1.2《促织》译本特点分析

《促织》是《聊斋志异》中一篇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从整体上来看,梅译本有两大特点:一是梅维恒、梅丹理两位汉学家对原文中的文化词十分敏感,对其的翻译非常充分详尽,许多地方用注释进行解释说明。二是他们的译文大多采取直译法,非常忠实于原文,致力于将中文原作的风貌展现出来。略举一例进行说明:

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梅维恒 & 梅丹理: During the Xuande reign period (1456-1435) of the Ming dynasty, cricket keeping

was a popular amusement in the palace. The insects were levied annually from the populace.

可以看出,在对“宣德年间”的翻译上,梅&梅译本并不是简单的音译了事,而是考证了具体的年份,在括号内加以注释说明,且后面还点名这是明代的称号,足以见得两位汉学家在文化词上下足了功夫,译文不仅准确而且十分充分,显示出其认真负责的翻译和治学精神。原文“岁征民间”一句容易理解错,“岁”常见的意思有好几种:“年龄”、“年数”、“每年”等。两位汉学家可以准确理解并翻译成“每年”,显示出他们深厚的古文涵养。然而他们的译文也有弊端:有些地方过于冗长繁琐,会使读者失去阅读兴趣。一个“宣德年间”就译为那么长一串,普通读者很难耐着性子看下去。只有专门学者会研读这些注释性译文,因此该译本的学术价值大于其传播价值。

1.3《道德经》译本特点分析

《道德经》又名《老子》,是中国道家学派的代表著作。梅维恒在翻译时多采取直译方法,意在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和形式。同时,他也兼用意译方法,来弥补直译不通顺之处,使译文流畅自然,符合英语习惯。然而作为汉学家,梅维恒对于原文内容上的理解还存在欠缺,原文言简意赅、精妙幽深,常常在表层意思后还含有比喻义、引申义,梅译本在有些地方只译出了字面意义,而忽略了背后更为重要的深层含义。略举一例:

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

梅维恒: Disaster is that whereon good fortune depends, Good fortune is that wherein disaster lurks.

从内容上看,译文很好地还原了原文,与原文的句意、甚至词义都保持了对应,“祸”译为“disaster”,“福”译为“good fortune”,整句原意“灾祸是蕴藏着福报的地方”用英文中的主系表句式加表语从句来表达,清晰地表达原文意思且对应了原文形式。从形式上看,原句上下对仗,译文也保持了前后一致

的句式结构,都是主系表加表语从句,和对仗相对应。这里梅维恒并没有严格逐字翻译,而是适当地采取了意译。“福之所倚”字面意思是“福气所倚靠的东西”,梅维恒稍加变通,译为“whereon good fortune depends”,更加符合英文习惯。然而严格来看,译文还是有些生硬,直译的成分居多,“灾祸是好运所依靠的东西”恐怕会使有些外国读者不知所云,没有传达出原文“辩证看待福与祸”的意蕴。

1.4《庄子》译本特点分析

《庄子》是中国道家学派的另一代表著作。梅维恒对道家思想十分感兴趣,继翻译《道德经》之后又翻译了《庄子》。梅维恒的译作重在传达原作的意象、诗学语言,因此译文读起来较为生涩(庄少霜,2017:234)。译作延续了梅维恒译著的一贯特点,多直译、注重内容上和形式上与原文的充分对应,译文准确流畅,注释丰富详实。不同的是,他不再严格追求逐字翻译,而是适当地用意译和弥补手法增加译文流畅性和可读性。略举一例分析:

君子明于此十者,则韬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为万物逝也。

梅维恒: When the superior man understands these ten qualities, how commodious will be the greatness of his mind, how copious will be his flowing with the myriad things!

原文意思是说,明白这十条道理的人,那他建功立业的心志该有多么宏大,他的心胸该是多么宽广丰沛啊,好似万物水流都汇聚在他这里了。“君子明于此十者”,梅维恒译为“当一个人明白这十条品质的时候”十分恰当。原文并没有明确点出“当……时”,很容易翻译为“明白这十条品质的人”,能意译成此版本译文十分难得。后面对于“韬”“沛”的翻译,梅维恒也把握得很好,用“commodious”“copious”两个形容词表现出了宏大宽广的志向和心胸。然而“事”字似乎没译出来,此处应为“立功济物”之意。后面“其为万物逝也”似乎理解也有偏差,译为了“随万物流

逝”恐怕不妥,此为直译的弊端。

2 梅维恒翻译观的演变

梅维恒早期以翻译叙事题材作品、短篇小说为主。翻译《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时,梅维恒采取逐字翻译的策略,极其忠实于原文,不仅将原文的意义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而且力求再现原文的形式特征,甚至试图用英语再现原文的音律和诗学特征。在翻译敦煌变文的过程中,梅维恒不仅从字词方面对原文和译文加以仔细推敲和考证,他更加关注的是蕴藏在文字中的文化和思想。他认为敦煌变文中普遍蕴含着印度思想和词句(Yu, 1986:677)。在翻译《聊斋志异》的51篇选文时,他也“多采用直译,尽力保持原作面貌”(陈新澜, 2014:65)。梅维恒自己的西方文化背景又使译作带有他的个人风格和烙印,兼具准确性和可读性。然而在译本中有时也会出现过分直译的情况,造成语言上的生涩和读者的阅读困难。

在后期,梅维恒转向研究中国文

化,翻译国学经典。梅维恒对中国道家思想很感兴趣。翻译《道德经》时,梅维恒仍然秉持一贯的“忠实准确”翻译观。他仍以直译为主,然而同时会兼用意译方法,来弥补直译所产生的生涩困顿之处,使译文的流畅性自然性增强,少有牵强生硬、痕迹过重之处。梅维恒一直在追求形式上的对应,致力于用英语来表现出汉语诗篇的韵律和风格。但是这种属于某种语言的特色是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实现的。《庄子》译本仍然反映了梅维恒“忠实准确”的翻译观,而在后来的《孙子兵法》译本中,梅维恒提出了实现翻译精确的五大原则,其中第一条为“过度直译并非必须”,第二条“切勿太过意译”(Mair, 2007:xxxv-xxxvii)。这说明他的翻译观已从一开始的“忠实直译、逐字翻译”过渡为“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3 结束语

梅维恒的译本学术性、精确性高,极其忠实于原文,通常辅以大量注释,

考据充分,内容详实。但是,他的译文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对于原文的比喻义、引申义等理解不到位,译文过于追求形式对等而稍显生涩冗余等。他的翻译观最强调忠实、准确。前期他多采用直译、逐字翻译的方法,后期意译方法的使用比例有所提升。这些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都应有所启发。

[参考文献]

[1]李金树.翻译批评断代史书写的四个面向[J].中国翻译,2020,41(06):5-12+190.

[2]美国汉学家梅维恒[J].国际汉学,2017(03):200.

[3]肖志兵.论敦煌变文中韵文英译的散体化——《目连救母》三译本之比较研究[J].东方翻译,2017(02):12-17.

[4]肖志兵.梅维恒英译敦煌变文研究[J].外语与翻译,2017,24(1):8-14+98.

作者简介:

谢楠(1992--),女,汉族,河南焦作人,2020级MTI专业硕士在读。